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三朝法傳錄卷之三

高汝拭 輯

同郡 顧賓 閱

高鼎煒 校

申萬曆十二年

崇王翊錫奏請改封庶第二子南陽王常澤爲世子命該撫檢查覈先是世子常澤于萬曆十一年七月病故所生一孫甫及二週于本年亦故請以庶第二子改封世子上恐朦朧奏請情弊下部行查而巡城御史談羅奏其承奉高朝等在京打點持賄廣營朝等潛逃命五城兵馬司緝拏重治蓋王府積弊相沿已久每

請封費輒不貲。矧茲改封，吏胥需索，則行賄打點實繁。有徒而中城兵馬蔣倫乘此邀功，不俟御史檄文，凡部科承行吏役一槩撲捉，強逼成招，是以禮科萬象春疏常津雖當改封，不宜使員役營幹乞根究潛藏寄頓之迹，而儀制司郎中趙世卿亦疏禮科失察之罪。彼此參商，上以不必爭執解之。○江西石城瑞昌二王府宗室棋楠等挾支祿糧鼓煽圍繞南昌府，嚴辱南昌道王希元，巡撫馬文煒奏聞，當是萬曆十二年，常祿八萬四千有零，該于十一年支給，本年奉詔蠲免三分，見徵止有五萬八千八百，措置不給，有司亦無可奈何。矧春夏

二季已全支秋季方在議給各宗必欲挾秋冬二季齊給諸司不能徇意拱栢多煬等糾合鍾陵臨川拱栢多料等既訾辱知府尋赴分守處講支適遇巡撫一齊擁近噪嚷亂拋碑瓦幾及于身橫行街市暴戾恣睢法紀凌夷可爲寒心

張溥曰南昌王之謀叛歸張士誠而寇桐城而死也谷德王矜金川門之功諷蜀王其爲桓文而至閩戶自焚也漢庶人高煦反于集安而後死適遇城也安化王寔燦以寧夏反仇敵禽之而伏法京師也寧獻人宸濠發兵徇南康下九江王守仁破之而東南底定也此皆宗室之大變也然不踰時而卽服者以亂宗立法之善也惟立法之善即大變且頃刻而平況區區宗室祇以祿糧鼓噪者哉輕則革祿重則高牆誰敢奸之矣

○上以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分封地方未有欽定應建府第未見題請命該部及時舉行以昭盛典○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請張居正蒙旨抄沒子孫死亡相繼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乞聖慈保全餘孽上命留田百畝以贍之懋修等各戍邊

于慎行曰華亭之富等千分室吳門之富侖于江陵而拔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常在吳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高汝杖曰唐德宗既股肱齊奏欲藉其家陸贄諫曰在法互逆者盡沒其財疏乃止微所促德宗不聽竟賜斧死而藉沒其家蓋藉沒一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爲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藉之不相中矣江陵之事在庭諸臣無引贄語以進

者。刑政一失

其可收乎。

○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隆、劉純、俘斬麗川土蠻岳鳳、莽廉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

漢時匈奴之長爲單于其要號焉曰氏唐時突厥之長號爲可汗其妻號曰可敦今之唐王正配號哈屯幸格號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正相

九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扳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達用事之臣恰台吉不肯陰王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達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三娘子意曠之將別舉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耳
似書者說

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其老酋何用。乃令入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女。不歸一胡婦耳。于是三娘子迫利害。乃歸之。比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與娘子聚則封。不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入三娘子帳中合婚。○更部左侍郎陸光祖乞罷。從之時。江東之論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楊巍。光祖言其有氣力。以撼大僚。汪應蛟劾之故罷。○遼東總兵李成梁。自以身爲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上疏乞休。上准其子李如松。山西總兵辭免。成梁溫旨慰留。○慈寧宮災。○調兵部。

內官秀才

開內侍

主事董基于外復左遷御史郭惟賢爲大理寺評事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爲詩嘗在上左右上愛任之呼爲秀才命掌兵杖局駕常幸局觀所造兵器時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命內監勝兵者咸肄習之于是有先朝內教場者蓋指武廟時事也上欣然命立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摘選內監二千餘人分班操練如三營操練法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閣臣以爲言上諭不久當罷臺省亦有言者而基獨言之則切故降之惟賢上疏申救遂得左遷○江西巡撫曹大埜劾臨江知府

錢若賡

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上怒命撫按追治時

于穀峯先

生云曹中

丞平日不

取飛論至

成其見

及論人

拾如許以

其其罪

有二百人

今可理登

于奏騰者

若賡四明

人余聞學

之邑子而

新都許嗣

學之門人

仰服

○迨平樂知府周祈并迨兵備武應隆守備葉朝

若止法官
具不正臣
民之罪
多違軍士
效尤而起
將者紀綱
衡置之患
與

陽等官下詔獄旋釋之平樂軍兵皆招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聞廣東餉厚遂欲散歸無以起釁藉口累月欠糧逼迫無聊遂殺人行劫叛入徭洞事聞上命追治以閔救得釋○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言內庭火災延燒慈寧一時煨燼致驚聖母憂勞聖躬但天下未有無災之國然能修德則反災爲祥不修德則禍患並致而不可解條陳修省六事一曰保聖躬以寡慾二曰親臣工以召討三日開言路以虛受四曰諭百官以敦熱爲戒五日節財用以難繼爲懼六曰拔幽抑以寬罪宗放宮女爲仁不報○丁此呂請召逐臣馮景隆孫繼

晉書江陵
本心

朱太后同
關山陵

先等追論馮保罪，御史范雋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才，養士氣，清武職。此呂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亦以命禹命題，爲可附居正。有禪受逆萌，吏部尚書楊巍駁此呂，以曖昧中人大辟。上怒，命調此呂于外，而繼先雋各奪俸半年。

朱國禎曰：神廟宮中，自號禹廟，啓愚命題，以此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狀于人耶？○于慎行曰：當時士論洶洶，以爲居正必有異圖，余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正十年作事，大槩行，韓申之術，與人結，然又諸子連舉，鼎甲，以爲榮寵，其志量固可知也。

○上奉兩宮太后同閱山陵，在兩宮輦前，乘馬導行，不由中道及山頂，過望兩宮幄前，主上立侍，臣下

見之心甚不安。

于旗行日兩宮輦出乘輿自當先行卽以前導爲名亦不必避道御帳獻茶上可退居別帳亦不必侍立宋時明德肅太后與仁宗同幸孝慈寺欲乘輿先行魯宗道以大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遂命輦後乘輿冬至帝率羣臣朝太后于內殿而范仲淹以爲自宜行家人禮不必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使范魯二公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之一時公卿侍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是一闕典。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恩殿東室命降李植等

三級先是植等劾江陵已得陞卿寺矣至是左祖梁子琦力言大峪山非吉上怒降植爲員外江東之羊可

立爲主事而壽宮之議息○刑部擬定懲貪律例上請

上是之命著爲令○漕運總督傅希摯奏知府董用

威等貪贓、上命刑部定其律例、部以貪官科欵五百兩銀以上者、都追贓還官、情重引例發遣、情輕依律問擬、遂下各省直、永著爲令、

于慎行曰、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弟王玢、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贓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卽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爲人求官于宰相、詎事覺、宦官杖死、誣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持、縱遇事、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聞連及宰相者、蓋今人情似刻、而實緩、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禮科都給事萬象春奏革除之陵廟宜復、景皇帝之廟號宜尊、事下部議、

高汝拭曰、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于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別建文廟、按

臨臣民至四五年爲一代詞範之正者乎。革除死事諸臣。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鄉。通又允言官之請。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通錄則建文君。爰勅所司。于原葬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宜上尊諡。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若臨之體。若土木之變。國家岌岌。幾不可保。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克戡禍亂。卒至乘輿反正。迨升遐之日。諡號葬祭。率從貶損。純皇帝時。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特廟號未加。陵制有餘。終屬缺典。仍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諡。仍恭上廟號。陵制。此須亟爲恢改者也。

○代王問鉉奏祖母代昭妃周氏病故。蒙給賜祭葬。准命太監一員前來主行祭葬禮。禮部駁之曰。正統以前有行之者。至成化二年。議定親王妃祭免差內官。止令本府承奉行禮。雖正德嘉靖間。一有行。然數十百年來。皇明法傳錄卷三顯皇帝

惟岷府周府二三處近年以來所絕無者查萬曆四年
崇王妃宋氏七年岷王妃王氏八年晉惠王妃郭氏淮
恭王妃虞氏止照例奏討祭葬並未及內官部覆亦不
差內官禮貴遵時法貴畫一代府不遵會典妄奏故不
許○中軍都督府帶俸永年伯王禕乞恩賜輿上從
之先是上恭謁山陵偉爲居守奏云同事都御史趙
錦肩輿乘騾併行不便上特恩准與

高汝柱曰國朝之制以侯伯都督皇親駙馬不分老
少俱不許乘輜載在令甲故勲戚大臣濟濟在列雖
耄年白首出入未嘗敢離鞍馬惟定國以陳乞得之
然班首重臣且襲封年久卽陳景行爲仁聖靜皇
太后父李禕爲慈聖肅皇太后父尋養兩宮推恩
所生特加異數詳舉至戚何得遽此往年駙馬都尉

許從誠具疏請給肩輿。穆皇帝嚴旨責其無敬慎之意。今偉雖微恩違例甚矣。驕淫不日滋也哉。

○以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辦事。○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謚文定。春芳丙寅與徐階同受顧命奉穆皇登極。因贊襄錄忠直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至建翔鳳樓。取太倉羨金。增織歲幣。徵牙簞諸珍異物。隨奏隨止。議建臺易閩帥。許虜酋款關乞貢。此尤其制禦之大者也。○雲南巡撫擒岳鳳等九人獻捷。命午門外受俘。戮于西市。鳳之擒也。原許以不死。及入京師。政府于射堂鞠勞。以花幣。日且有爵賞。既而命斬之。

于慎行曰中國制禦夷狄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政體則賞正大不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蘇定方之言耶

乙酉萬曆十三年

巡按御史鄧鍊條奏請停止燒造磁器有旨停止

尚有未停減者次年巡撫陳有年稱燒造繁難將各難成器皿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項計一千五百六十四副對費使錢糧雖多竟無堪用者于是上命停止

○東虜炒花把兔兒等犯蒲瀋汎河諸堡右僉都御史顧養謙總兵李成梁拒却之○兵科王致祥乞罷內操

疏畱中○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奏稱在外守令中
有貪吏之剝削酷吏之驚悍慢吏之因循巧吏之恣肆
五吏爲蠹以故傷和致災重爲民困因請差官專董荒
政親詣郡縣採訪或有前吏許其特疏斥逐事下部議
部議以特遣不便不若專委撫按督察各省司道中定
委一員專董荒政○文書房傳奉 聖旨壽宮工程浩
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進有
助工贓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事
例是否可行白明說來工科給事陳與郊奏言世廟時
嘗以朝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樓臨政所御勢

不得不朝夕急其時虜患方殷故爲一時權變之計。若
壽宮吉典日月綿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賚動可萬
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疏畱中○工科左給事陳與郊
奏潞王府第告成請遵 祖制亟命之國事下部查得
本朝故事 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 孝宗朝
益王未二十而之國 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景王
府造成數年因內閣之請傳示擇日之國今潞王受冊
已幾年居邸又復數年府第告成者又復幾閱月乞擇
日亟命之國

四月京師旱 上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

步詣郊壇
仍步還宮
可謂誠敬
之至

決旬大雨
報應之速

今日教職
見考試名
無一二矣

○禮○一○年○京○師○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
註○以○聞○上○謂○左○右○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
災○旱○朕○謂○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
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于○幄○次○諭○輔○臣○曰○天○
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爲○民○害○于○
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決○旬○大○雨○○廷○議○各○
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試○官○俱○用○甲○科○有○司○
克○之○教○職○十○存○二○三○禮○部○上○請○允○行○○伯○言○把○都○復○連○
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
虜○走○遼○河○河○深○不○能○經○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

出布陣爲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以二字繼進令既定旦
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卽跳騎挑戰成梁躬
率一字陣接鬪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
行而前虜皆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
十四得名首扯征孛來十三人戰馬五百四十九匹軍
士亡失者六百九十三人○封扯克爲順義王哈屯比
妓爲順義夫人○起海瑞爲南京僉都御史旋轉南京
吏部侍郎復陞南京右都御史上勵精治于江陵
所建置大有更變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
言事者○上雅熟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一歲三遷皆

其通殿與
顧佐相似

此覺太甚

具于五城
兵馬各有

司于民事

尤所關切

每下一令

都人塗傳

巷陌自大

條毛承膠

特簡也。然南京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然

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爲尊。王瑞以御史表百官，

職刺舉，南台亦猶北也。約束諸御史，久其嚴且峻。南御史

無幾人到台，卽論一人。至迨訊，祇有御史爲戲宴者，

召而責曰：「爾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

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發革苛細不平，皆洞中情弊，無

不凜凜奉法。然太嚴肅，竟杖御史，人以爲大厲云。

吳禕曰：瑞之出撫，藉松也。行事過于核剋，出入乘一

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食堂之儀，令長佐吏下逆津

令，皆得錦繡入見。此雖故事，一時剝見，無不駭異。至

裁革過客夫馬及仰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

人大譁。吳中大饑，瑞勒借富室先召課陽史太僕，使

出三萬。太僕不得已而應之，又請革亭捐所有以賑。

皇明法傳錄卷三 顯皇帝 十一

無不獲
謂此牛首
官知避辰
煩紀
爲公家那
願得私家

尊義之至
更爲大幸

鄉里華亭以數千界之至其家人極衆然有籍記半
係假借一日至華亭第請其精制之僅留數百以供
役使自是華亭賓客蒼頭無敢借聲藉橫溢世謂海
受華亭恩厚以是第之爲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于
報施之義則左矣

六月慈寧宮成上悅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

還御新宮○四川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

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命

四川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南提

學御史房寰疏劾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詆

聖自賢損君辱國疏寢不下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

遵古復奏海爲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宸納賄狼藉聞瑞

之風。安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咄之。何也。後袁事敗。則

奈瑞然貪不少。借欲發袁陰事。袁逆知之。乃先恭瑞瑞與袁上廷責袁。而留瑞吳人號袁為倭房公。概為同房宮。賦以志恨。號瑞為海賊。以其刻削少恩耳。

○朵顏酋董狐狸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讓之。狐狸叩首稱冤。願按實事。使得奉撫賞。○東虜長昂躍入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至九月。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

十月。刑科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請清革。

董其昌曰。周視敘蔭。自款塞之後。日濫一日。上下惟蒙功實。實亂。遂事大壞。瑞在于此。一變陋規。復萬曆皇朝去專承。三月。長三。願皇帝。

三年已行之創條
有望于謀國者。

○御史李棟奏言功臣被逐外議不平特疏理尚書潘
季馴之寃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以勤勞著績河上祇
以居正故奪官故上疏理之不報

高汝拭曰黨與之波連大有冤處如康海爲李夢陽
而交劉瑾沉陸終身當時無訟言者棟獨理季馴
功其孰育之訟陳湯耶不爲
時論所與有真御史風焉。

十二月貴川羅雄蠻作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蔭有義
兵討平之

丙戌萬曆十四年

六科查察考成以稽查勘合催督未完六科本司

羅補機略
犯提問官
員則重處
海按撫按
准給有司
有、餘外
百姓以教
鍛鍊文致
吳門之故
益亦有足
報慈江陵
之失而過
矯之耳
今日見虜
豈步不敗
動矣況出
塞二百里
更親自力
取乎

不過四十件摘然止五件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時

上治勵精政先綜覈命撫按事件有未完者從重處

分閱臣申時行樹請寬罰不必過求云

說者謂時行之疏行而事事因循苟且歲月遠近之狂事之能臣萬曆之政衰矣

○進遼東巡撫顧養謙爲右副都御史領事如故東虜炒花把兔花大等復聚土蠻犯前屯時糾集十餘萬衆睥睨遼陽廣寧間顧養謙與李成梁分兵爲二一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更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遁成梁遂兵繞出虜後與養謙兵

夾擊之虜大敗，擒其大酋，斬首千餘級，得名酋虎兒把
禿等二十四人。○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曰：

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命立鄭氏爲皇貴妃。

○西虜內犯，言者欲罷款議，戰閭臣王錫爵奏言：款不
可罷，戰不可輕當。羈縻勿絕，而內自爲防塞。上是之。

○南京大理寺寺丞傅應楨卒，贈大理寺少卿給事姜
應麟等累荐楨望隆重，不宜久置閑曠，尋起卽卒。

楨吉安人，與劉臺同師，相得甚懽。應楨旣謫臺亦以
參江陵戍，先是二人未第時，盧州府推官張某夢
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臺、傅應楨，張
與劉傳同登辛未春闈，乃于榜末識之，向其事，又隣
人常夢朱衣吏奉四字表應楨之，廣曰：乾
坤正氣，後有司樹傳懷卒符所夢云。

聖心久定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侍郎周子義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降戶科給事中姜應麟極邊雜職吏部驗封司員外沈璟降三級調于外時有冊封鄭貴妃之旨應麟以慎封典重儲二慰人心爲言上曰這冊封非爲儲二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奇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窺探上意疑君賣直降極邊雜職次日吏部員外沈璟復奏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脉上怒命降三級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爲冊封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意以壞公論欲置朕于不善之地耶○禮

部侍郎沈鯉奏言既封鄭氏爲皇貴妃宜並封恭妃王氏
上曰待元子冊立行恭妃王氏元子母也後追贈
孝靖皇太后

張聘曰神宗時貴妃得寵其父兄鄴國太等日夜
謀害構成離間使夜請于上加害太后家落若攝
幾三十年太后忿懣失明及成氣薨左右無一官侍
在側凡日膳內臣置于外殿請太后出外自取貴妃
令腹心內嬖探訪捧膳者何人既而垂危思光宗
一面以奠永別不奉貴妃之命不敢啓關遂阻光廟
哭于宮外至氣絕方請光廟入已仙逝矣其髮崩盤
坐而不卧無伏后礼幽苦不可勝言光宗登極始
追贈出王昇奏既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宏志等及第出身
有差內閣原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屬大

學士許國讀卷音楚 士不擇置二甲第一拔進呈最

末卷舒弘志爲第三弘志巡撫舒應龍子年少策奇麗
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不敢顯置前列
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得人焉

高汝栻曰古來英主皆疏文苑如韓非之書傳在秦
廷始皇嘆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
爾善漢武帝于司馬相如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
嘆口賦不得與此人同時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
凌雲之氣眼孔何如超卓永平中孝明覽班固賈逵
等文異之比于金玉廣陵一檄天后太息曰有才如
此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他如情場恨空梁于道衡梁
武仙慙事于孝標忌則忌矣而未始其佳况我神
祖英明天縱超漢唐而上者
也其識拔可異寧願問哉

奪南道御史孫維城俸一年

以其請定儲位收
言官范鵠等也

○戶部尚書畢鏘予告回籍時鏘已七十餘引年乞休
上念其老成 詔留之忽入朝步蹟遂許辭去 上
遣中官賜餼牽存問云○庶子趙用賢上理財策一曰
用賦之數二曰混派之弊三曰征稅之則四曰偏重之
派五曰白糧之運六曰兵餉之實○大學士王錫爵奏
陳泰交要務言王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
事者交斯泰道可期報聞○ 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
爲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 上
命予墳價五百兩○畿內大饑御史柯挺奏救荒諸便
宜詔撫臣賈三近行之

文恪著述
卷多

七月各處水旱異常災傷疊見。上出帑金數十萬命官分道賑濟饑民并安撫流移禁戢攘奪。○吏部侍郎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恪。

子義無錫人平生無尊羹圖書珍奇之好獨嗜古史爲祭酒時猶殫力編緝竟夜不寐時已上疏乞骸以履端不得已強起會大官設春餅與晏比歸猶儼然存厥事厥明溘然逝矣子州謨官至禮部左侍郎
○禮部請復建文年號修景皇帝實錄定恒嶽舊

祀移太廟侑祀親王及功臣于四廡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宜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墳所祀文稱謂之未妥者上報可先是太常寺卿裴應章奏

高皇帝當日定壽春諸王及妃與功臣胡大海等侑享

四祖帝后廟後四祖祧而侑享如故夫侑享已非是況
功臣何可與母后同堂也宜移之兩廡肅皇帝定六
陵諸妃原寔金山者罷勿祭而祀享各陵殿肅皇帝
廟諸妃祔享莫爲請者宜祔享永陵至是部覆惟建文
年號景帝實錄尚有侍○削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
遵古顧允成諸壽賢革職爲民○降刑部山西司王事
孫如法廣東潮陽縣典史如法奏言太子乃天下大本
大本未定天下皆爲引領天下恒見陛下於閣臣之
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曰有旨了若以爲早
耶英宗爲太子年二歲武宗爲太子尚未週歲若

鄖陽兵變

既役營兵
復又賊

以爲勞耶。官中不過一受冊。文華不過一受朝。其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俱候。膚體克實。次第舉行。未爲不可。又曰恭妃王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豈毫無敬奉之勞。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鄭氏何一生子卽有皇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人不能無疑也。上怒降邊方雜職。

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爲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參將署爲書院。

其月鹽使

其府第軍

生未免有

金兄有金

將以導之

乎

鳴雀才氣

俱可取

舊方解任米萬鍾。灘之有忿言以激軍士。梅林王所
等鼓衆譟亂。毀學牌位。逼軍門。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
鳴雀以新選守備至。謁叅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雀具庭
叅禮甚肅。叅將止之。鳴雀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
然起立。鳴雀因諭之。教以擁叅將詣督府謝罪。鳴雀亦
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領之。兵所請十二事。
內凡不便事宜。文卷勒取。門外燒毀。上疏歸罪。府道之
員。疏必經閱過。未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門鎖鑰諸事。
李隱忍從之。鳴雀止材勿暨曲徇。因請委令矢統兵士
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雀伏劍。逕部曉諭。諭

以反亂之難。一城之中。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所允十二事。與丁惟寧議。丁惡米之激也。厲詞責米。萬春曰。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耶所請。非分。烏得許。米大怒。擁衆喧亂。使兵士詭譎。丁匿走破灶中。鳴雀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誰爲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雀固出丁而匿之。他署室中。夜亂兵圍繞他署。聲言必欲殺丁。鳴雀乃出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言丁副使下缸歸襄陽。鳴雀身自前導。賊不敢逼。僅得免。李避走襄樊。事聞。廷議推裴應章往代。應章未至。先爲檄諭。以禍福語甚切。復以好言慰米。

檄至軍中讀之有泣下者亂卒計窮自縛至數前至外
迎乃集衆斬其魁梅林王所等餘無問亂遂定

高汝拭曰軍伍之變已非一朝嘉靖時一見于甘州
再見于大同三見于南京振武營至萬曆後而紀法
愈凌夷矣始猶曰浙兵變出不測茲且報于蓟鎮報
于粵西頃耶陽又見告矣一歲之內後先接踵辦事
已者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紀法治天下
若是者尚有名義紀法耶當事者日登禁處養奸則
國紀大削伸法則事安立起于是苟且姑息之習久
漸精明作之政少矣善乎戶科吳之暢疏曰朝廷無
輕重之體若使任其積習成風遇變曲處今日濟一
總兵明日罰一參將又明日易一撫臣予奪去留惟
喜怒而悉出其手此所謂厯大子騁指大子腹言之
可爲痛心者也知言哉屬階廟堂視則已形履霜豎
冰漸不可長及今不爲之計
滋蔓難苗可不爲亟亟哉

○京師大風霾四塞上諭閣臣命有司去妨民生之

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

郭正域曰風之萌也。養物成功。黃帝風經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奔騰。天之怒風也。怒則飛砂揚礫。發屋拔樹。喜則搖枝動叶。順物布風。吹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故曰。風氣者。禮樂之根。萬物之首也。靡物不以風成。熟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按尚書洪範曰。蒙。恒。風。若。豫。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飄風暴忽至。春秋繁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身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多暴風。淮南子曰。人主詠暴。則多飄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也。則歲多大風。五穀不實。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豈不虛生。自古記之矣。

○戶部尚書宋纁奏。饑民嘯聚可虞。請勅當事臣工。緩輯地方。勿泥常套。不妨再爲蠲賑。便宜設處。務期盜息民安。下部院知之。時江西巡撫陳有年直隸巡按劉懷

變貪理冤
已盡條省
大槩

重修大明
會典

恕等奏餞民糾聚搶亂不但黑夜強劫白晝公行搶去
倉米舡麥松江常州等府搶掠不殊二省山東濟南東
昌兗州三府亦如之○大學士王家屏丁艱馳驛回籍
丁亥萬曆十五年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殿門盼
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
弊切于民生的卿等可深思詳議又云民間有冤抑事
情撫按官不爲申理以致上干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
冤獄以安民生卿等議該行的來着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產一麟隨斃

上聞諭閣臣取視事下禮部尚書沈鯉疏奏麟已斃矣
在禮當祓除不祥何可塵至尊況官司拘驗在所傳迭
擾累實多又使海內傳聖主有好祥瑞之名非盛德事
臣不敢奉詔上復諭云麒麟鳳凰世所稀有朕欲一
見耳鯉報奏如前上不憚遂命飛騎取進○常熟布
衣許士廉以民運白糧至京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
輔荒田不報

陳仁錫曰唐張全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未
滿百戶。全義招民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
遂成富庶。天下事在人爲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
而便輦輟之下。絢爲茂草。歲仰給于千里外。竊以爲
當國者失
之無策也。

○福建道御史潘士藻上修省六事命降三級調邊方用。上曰連年各處災傷雖上之不德所致而設官分職皆有寅亮天工之責。近來言時政者值于一途歸咎于上以賣已直。好生無禮。其餘貪官污吏欺蔽壞法不行查責奏如打厥生員妄殺無辜威激民變勢奪縣官者此可回天意乎亦上之不德乎。這所故借天意肆言賣奏降爲廣西按察司照磨。

後四年召選原官至尚寶司少卿師事羅南溪耿黃安李溫陵最後爲鄧文潔所深知與焦弱侯諸名家爲緒帶交。

○南京天策衛卒以儲釀腐泔鼓噪兵部尚書吳文華

法正理直
人心自服
雖最再譴

杖而戍之事遂定。文華召倉儲諸役及卒魁六七人立
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不嚴，爾無所逃罪。
叱杖之。卒以爲庇已也。匍匐謝文華。文華更數卒曰：彼
役誠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譴在軍？令譴者死。
三尺具在。爾自圖之。衆咸股栗。哀祈文華曰：今姑貸若
薄懲，乃痛責徙戍他所，并黜其長馬。

○以曹同亨爲工部尚書。時工役繁興，冗橐調進奸商
每鑽求豫支，乾沒無算。乃定工部條例，藉其甲乙而次
第，給之積弊盡祛。上命著爲令。

七月，大望風，詔發臨德兩倉粟數千萬石，聽以常直予
皇明去傳錄
三朝卷三
顯皇帝
二十一

民風雨所過地皆赤。齊魯燕趙兩河間饑饉甚。上念之。故有是詔。民全活無筭。

八月虜騎入犯關。入城堡。巡撫顧養謙奏言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今相侵凌。空勦以杜後患。詔可之。○河南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河流衝決。輔臣議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踏看稽察。催督興工。上允行。先是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浦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

流第下流既通。則上流爲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非徙。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裁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一。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濮。又在山東。雖畫地修築。彼此不相照應。必致悞事。故輔臣有是議云。○皇朝回夷。馬毛等徇之。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是時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爲壘。流劫州縣。里無賴者附之。都御史李汝督兵行動。夷走羅州。與饑民合。叅將高節逐之。殊死。

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諸軍逼之于同官。斬獲三十餘。汝復會三邊總督邵光先并勦。上詔毋得姑息其願爲民者。聽立保甲法。嚴勸懲之。

綱開一而
羅思洪
矣

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哭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失鬼助火落赤寇邊。其母大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九十級。復擁衆從永昌關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衆力戰射之。幾死。生獲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酋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父母大虎罕亦如之。明年虜王請携

卜酋還巢○那林猛骨二酋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騎攻把大寨我兵往援解圍

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殿即來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猛骨李羅及商鼎立至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及商爲北關內應因約及商叛夷阿台卜花及攻及商擄其資蓄而猛骨李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及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副使王緘檄參將李宗召會游擊黃應奎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骨黃釋之止囚康古陸需命而猛骨字羅克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及商四日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陰以降夷一人爲間引兵出擄二酋壓臺而陣稻堅不下養謙督兵殊死戰拔其二酋斬首五百餘酋窮蹙請降更釋之

○迨遼東開原兵備副使王緘下鎮撫訊問先是二奴侵凌海西顧養謙力主勦已得相機行事之旨矣兵

備王緘異同其間養謙參之空降調而旨下罕問料
臣彭國光爲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容論養謙上欲
置養謙于理閣臣持不可已而下緘獄勘問稱先年開
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等事上怒曰逮兵備任
天詐質對關稱海西諸夷順卽當撫叛卽當勦其理明
甚緘亦知奴之不當撫矣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
所以致撫臣之叅也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其
行勦之非則不可况緘自以一云不與調遣則天祚亦
兵備耳以血戰之功爲妄則邊將膽心解體上意釋
緘得閣住云○閣臣請上勅御經筵以熙聖學上

褒答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嘗再御日講故有是請

○降四川道御史高維崧三級工部尚書何起鳴既去上着吏科問十三道灼見何人堪用卽推舉來說不許推諉崧以凡大臣員缺惟大臣得以奉旨會推今不敢以台臣而侵大臣之柄上以爲推諉支吾故降之

高汝拭口稱中推補各員缺有立推坐推走推如推內閣吏部兵部總督總兵副總兵五府九卿六科十三道分而右皆北向故謂立推如各部尚書侍郎卿佐支持房內坐推如腹裏巡撫常朝畢行過御橋吏部請戶部同議邊方巡撫吏部請兵部同議謂之走推巡撫出行時腹裏邊上戶兵二部分主錢此定例今使御史推舉是以小臣而侵大臣之權矣臣維崧之

不敢與

○降吏科給事鄒元標爲刑部照磨○降吏部員外顧憲成爲桂陽州州判官以其救鄒元標也○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于官詔贈太子少保諡忠介遣行人護喪歸葬

推下決等
事上不能
任之民民
亦不能私

厚于我

瑞頤然而長方顯豈下耳雙垂容滿可掬性剛直守清肅執法持公卒之日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解脫永有寒士不堪者啓其篋得十餘金士大夫輒金爲飲小民下流罷市自天冠送之百里不絕其撫吳德惠世以方周文襄云

戊子萬曆十六年火落赤等擁衆犯洮岷副總兵李聯芳禦之全師覆沒是時虜整居于中鎮撫隔絕于外羽

幸卯李相
以刑部尚

微不通西鎮危如孤注。南京刑科給事徐桓奏言甘肅
孤懸絕塞最稱積弱。自俺達假道西牧。卜兔台吉部落
牧于西陲。已懷窺伺。非一日矣。今扯酋復踵故智。與三
娘子移帳而南。以迎佛捨番仇瓦刺。愚我實則爲盤據
謀不及今一大創之。將來日侵月削。其患不止于是
者。是可不可爲寒心哉。疏留中。○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
要曰。唐太宗多有慙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
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
纂要。大學衍義二書報可。○起右都御史潘季馴總督
河道。河決偃師。侵淫諸郡。遣科臣勘視督責諸撫臣。畫

所授學堂
以整諸
上憲錄

地經理然莫能統一台省交章言季馴故習河數任事
有功以譏去非其罪可棄而使也乃以右都御史總理
往至任按異時所畫章程次第修舉視瀕河諸堤圯弗
治者增培補緝當水衝者初格堤以限之專建鎮口古
洪內華三石閘築築泗州祖陵石隄塞軍家口決經營
拮据不遺餘力工成詔復原官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賜白金文綺優寵之○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贈太保謚
襄毅崇古歷事三朝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者十
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策俺達功最著初虜雲集塞下
月跋朝命而文選之臣方且踟躕顧望首鼠兩端杞漢

叩關或疑其詐以爲老酋寔使之及歸把漢又慮如維
州事阻後來內附之心至虜請市又稱引嘉靖中擁兵
挾軍吏朝登壘而暮寒盟如漢金縢宋歲幣徒以辱國
搖動衆心莫能堅決而崇古定紛持重冠帶名王屹然
以身任之不惜關天下之口此其績蓋亦偉矣

崇古山西人

○武靖伯李煒卒其子文全請贈國公部議世廟彥正
國戚封典無贈公者聖母孝思無已議贈太傅文全
又求襲侯部議煒旣封伯而子襲侯揆之國典非制酌
之人情非體始令襲伯爵一輩從之○上召輔臣申時
行等示以御史董子行疏謂撫鎮官宜親巡歷巡撫宜

進太祖
御批勅諭
及詩文
取累朝實
訓實錄

以累朝實
訓實錄之法

久任邊方司道宜優異沿邊佐貳官宜慎選用破格遷
除輔臣且拔且奏上從之○閣臣恭進太祖高皇
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裝潢以進因請法
聖祖宏綱細目無不周詳大廷深宮無時暇逸上喜
覽○上命查取累朝實訓實錄稿凡纂修實
訓實錄已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送皇史宬尊藏
副本留內閣其原稿閣臣會同防禮監及纂修各官于
西城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也今奉
查取無憑呈進聞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實訓實錄重
錄一遍見藏奉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曾聞

傳第一夜

之相具見

以神盛心

仙本式樣

開劉衙供

條多今院

款者

黃梅賊

徐希明能

以地方爲

合

莊皇帝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閣

臣疏復上命開皇史宬查檢並無想世宗請去西城

萬壽宮被災燬耳閣臣查大祖起及累朝訓錄所

存者改從書冊勝寫裝演以呈便于觀覽且省費云○

黃梅賊首梅堂劉汝國作亂汝國故蘄陽門子隨大盜

梅堂詹三漢自書搶掠蘄州知州徐希明慮左右皆盜

黨致居民能幹者曰潘案托以擒盜設計與吏目蕭芬

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

盜贖跡次年正月汝國等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白晝

張蓋入縣沿燒亭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

賊焚營而
逃獲陳策
身中三鎗
驗何面色
如生

署功

王樹觀殺人劫掠開倉放穀其黨近三百人都司周洪
謀進兵至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湖廣軍門約
操江都御史合兵討之分路並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
州縣吳淞把總王夢勲深入爲賊所敗而太湖縣鄉兵
張維忠誓衆復前生擒汝國及其黨余孟新黃梅賊平
○四月歲大旱上禱郊壇時欲分遣大臣禱于名山
大川禮部尚書沈鯉奏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
是重困也不如上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之屬致之
上允從○嚴覈雲南月功官員先是雲巡按蘇瓚核
述西事奏言緬寇猖獗已久近擒岳鳳父子邊境始安

年建南

錫夢

閱視邊備

此項功次原係蠻莫思順諸酋功。劉天俸既昇其績。李材又妄報其勲。陳巖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戾扶同結。助書奏詔逮李材等。撫臣劉世曾亦上書自劾。上降世曾爲庶人。材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建南夷糾五咱大咱及黑骨諸夷稱亂。按察司上川道武尚耕討平之。耕擒五咱于昌州。追大咱于阿六。出箐射殺焉。建南平。○江南大旱。詔特蠲歲賦之半。出帑金數十萬給賑。○刑科右給事吳之佳疏言。南北游災。穀價騰湧。宜令有司積穀。歛散如常。平法聽民立社倉。以廣儲蓄。上是之。○遣京朝官各邊一人閱視邊備。款貢

雖遣京朝
亦徒具文

中工二相

問太倉公
子即非黃
典試舉有
亦其分內
徒以出于
黃所爲舉
指日耳

日久三歲則遣京朝臣閱視之廷議恐其擾民請屬之
按臣而科臣以按臣與邊臣狎卽有功如山莫肯先發
徒具文耳仍遣京朝官往上是之故特遣京官往各
邊一人○禮部郎中高桂劾右春坊黃洪憲主試順天
所取解元王衡與李鴻爲有關節詔查核覆試

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尚書朱廣命郎更檢閱儀制司
郎中于孔兼因攝其二卷以呈一王衡湯岡之子一
李鴻申時行婿也或有勸廣者曰公當卽奏不奏卽
當密止府猶豫久之密以百二相因寢其事孔兼復
封送禮科令其參劾禮科苗朝陽時行門下也亦寢
不奏孔兼見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
抗直人遂上疏劾黃洪憲王衡與李鴻而并及鄭
國望潘之璽屠大壯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凡八人

○貴州宣慰司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欽賞安國享閱

法一上同
而政玩夫

天朝既視

紀綱已為

可憐況固

其言併追

懲儆重失

朝廷之休

漸生遠人

之志矣

李獻曾

之亦具本願採大木、上一體傳諭給賞、及貴州三運
木起解各隨、而進驗無安會大木、故巡撫貴州郭廷梧
劾之、半年後、曾反上疏云、大木起解在途、巡撫委商何
貴恃強凌奪、搶木先運、上怒欲逮巡撫、閣臣申時行
申救曰、土官乃敢叅巡撫、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以驕
其志乎、乃止

十一月臚酋撒假與中鎮夷、白祿連結為黨、殺死指揮
李獻中、我師三道分兵、乘墟搗巢、破臚斬撒假、白祿拔
營十九、效首功三百、復侵地四百五十里、兵威大振、臚
酋者黑骨種、名撒假也、連夷白祿為亂、副使武尚耕進

每現雪夜
匪兵破賊
附知元濟
之衡非虛

兵官廖河賊迎戰我兵以天全首陽上司兵擊之而潛
師亂上流繞出賊後賊爲潰斬白祿子阿則等送冷溪
河獲渠魁阿擺賊退據馬蝗山我兵進奪其積儲以餉
我軍賊復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時方大
雪度我兵不能進稍解我師冒雪進兵遇險卽蟻附而
登大鳴鼓角賊驚駭失厝鋒纔交斬數大酋餘潰去遂
進破之○上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荊關外廣
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
上視朝畢召閣臣于皇極殿議事語次及之閣臣請勅
該部行撫按官查問禁戢上是之命迨守清伏法

開表新河
出多少事

開盡其狀

開

洞

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上召輔臣

申

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

決經理須在得人既而輔臣以河道利害疏奏上嘉

悅

案渾河水來自西北卽古桑乾河山盧橋至天津直
流入海當其泥漲亦有衝決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
猶未爲深患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
門止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
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覆入海當其壅閉則
數丈之渠遂成平地及至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洪
流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百先朝時決時塞
皆命重臣經理今之治河者爲淮泗祖陵則防其西
侵爲漕糧運道則防其北使爲淮楊數郡生靈則防
其南決其責任甚艱聖諭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
務可謂一言蔽之矣

大倉還詔
揭救具見
林休有容

成還令互
商以收事

十二月御史馬象乾劾奏太監張鯨兇惡并指閣臣王錫爵阿從失職上怒下鎮撫司訊問而王錫爵封還詔旨具揭救之僅奪俸一年既而給事李沂復論鯨惡倍于馮保上下沂于鎮撫司杖六十削籍爲民○原任閣臣王家屏服闋上命遣官敦趣入閣辦事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甘肅石灰溝等處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大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塞上寨聚其師入那林字羅壁因縱兵直擣城下發大砲擊堅城盡裂中輒洞貫二酋驚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十寨那林諭之諸

原首以祖
母事溫姐
古陸死時
感國家不
殺恩屬溫
姐亡骨半
羅無頁天
朝喪節亦
非升我者
縱山原非
江陵子之
匹必以父
之故而并
殺之謬矣

首並服亾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遜令北關之卜寨那
林南關之猛骨、及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及商遂與建
州奴兒哈赤婚、

己丑萬曆十七年、詔禮部查核關節舉人、時禮部尚書
朱賡稱病不出、以左侍郎于慎行、全掌院、吳副院詹
同覆試試畢、分二等、不定去取、照甲子例也、以七人
爲平通、一人爲亦通、舊規亦通者黜、迺二相周親、屠大
壯也、掌院見屠在黜列、懼無以復、三相與諸臺省爭情、
不能出身、于慎行調劑其間、具疏曰、覆試既經多官會
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疏奏、上准、

銜等會試降郎中高桂爲甘泉知縣刑部主事饒伸又以朋奸疏救准上怒下之獄旋削藉爲民

時科部高呂張王攻擊二相院中吳唐臺諫黃苗皆左袒之爲公論所扼脫慎行委曲其間猶有相好者因想牛李之黨起于對策成于覆試蓋宗閣對策議切吉甫爲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李之屬爲其所嫌而宗閣之壅及第故德裕文昌等皆以科場攻擊主司宗閣譴焉于是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以相傾古今事體大畧不遠如此

西虜侵掠洮河廷論宜令九邊款決戰以蕭大亨爲

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并力西討○奸民以開礦興利爲

言下撫按官勘覈適王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

遣文書官問關臣開礦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

覆閣臣極言開礦之害。上是之議遂寢。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王弘誨克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內承運庫太監孫順奏急缺金兩珍珠寶石。上命戶部買辦送用以潞王之國取用金寶戶部尚書宋纁言庫藏萬分匱乏請停減買辦蓋買辦必須召商召商必須厚位取給于太倉銀庫今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五百有奇已盡數奏解遼東今所買價計用銀三十二萬於何取給乞悉行停減不報。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

差○遣路王之國時道通州守者供帳未備羣瑄大譁
訴于巡按順天徐申宜加彈劾申曰瑄勢如虎奈何又
彈長史以助其虐乎旋解之戒前途治具以待凡八日
而王出境所部晏如

四月輔臣請上御經筵時召對報聞

上自二月以來僅一出朝送路王再出行太廟時享
禮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久已不開疏
畱中經時不發冊建吉查無明
示而探居高拱之端自此始矣

○上祀山陵閱吉壤每登陟命中使扶掖而行有頃傳
旨體倦且息一日輔臣等請暫憩半日以午刻就道
宿輦華行宮不報翌日幸東山口抵暮方還輔臣等奏

經理荒政

山氣更寒。陰氣易襲。未引伯益戒舜。晏子戒景公語。上曰。是誠愛朕。詰朝回鑿。○江南大旱。以吏科都給事。楊文舉。經理荒政。○黃河初漲。隄岸隕于徐泗。工科請。旨申飭。河道等衙門。用心隄防。

老成之見
愛國之言
絕無私意

五月總督宣大蕭大享疏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勦逆。爲長策。卽西虜內訌。聲其罪而勦之可耳。虜王無他端。而并絕之。橫挑邊釁。委邊氓于鋒鏑。令軍興耗廢無已時。非勝美也。疏上。會。上召問。閣臣對如大享言。

詔允行。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遜。兩川空無虜帳。而洮河謐如。○陝西提學副使許平遠。荐江西舉人鄧元

錫劉文卿于朝下璽書徵聘○以于慎行爲禮部尚書
進士薛敷教劾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
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
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卽送堂官揭帖南京
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
道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論之科臣以
爲阻塞言路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論其
黨議定向視僚友爲重視朝廷爲輕且曰二三輔臣陽
托飲醇之名陰蓄登壘之實貌慶曆之和氣而掩其爭
齒貞觀之忒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險峻士以新

進小臣令回籍

高汝弼曰昔元載爲相請百官論事先自長官宰相定其可否然後奏聞愚以御史有所論列先自長官宰相則言責杜矣以職在言責者事無所不當論也郎吏職在官守所守之官卽長官之職有所建自當咨長官長官不行然後聞之上故臺諫不自長官謂之盡職郎吏不自長官謂之越職藩臣御史也不送揭于堂或于舊規少紊而于言責豈可厚非哉

萬壽聖節 上御殿受賀○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

龍反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介川湖貴竹間六長官司統七姓世爲目把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卽應龍父也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

楚時應龍
止表安耳
未有停議
國家實時
何據而證
大征也

職以從征刺麻諸番等賜金幣萬曆乙酉進大木六十
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自是漸驕蹇輕
漢法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
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因屠其首于是妻叔張時照與
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
疏請大征而蜀撫王撫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附
蜀不赴黔○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及商先入貢且
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上命陞爲都督同知王杲
不道歲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以爲鄉導遂梟王杲於
橐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之孫婿也因以杲之餘地梟

哈赤強盛
之始

遺禍遼陽

清清不息
遼成江河
其是之謂

他失使爲建州衛左衛指揮。後時闖入塞。輒有寇擾。成
梁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海西橫。毛憐助海西
爲虐。而速不駭跳梁于西。成梁勢不能東西奔命。遂復
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他失之子四人。惟奴兒哈赤
速兒哈赤在耳。奴與速同爲俘虜。給事于成梁家。奴乃
伴謹其身。以自媚于成梁。成梁忽其易。復以他失殘衆
畀之。且加爲龍虎將軍。亦謂柔可馴。鵠可制。卵而翼之。
庶幾過毛憐。海西方張之寇耳。豈其包藏禍心。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騁其詭譎。混同諸部。自此坐大矣。○哈赤
旣躋崇巖。卽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盡食張海。

色失諸首漸稱雄長

十二月大理寺評事維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

其四箴曰酒爲癮藥斯所不顧心志內情滅儀外缺
神馬疏飲發詔典陸晉師街杯糟丘成風連藥性下
驥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龍鄉享年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色黨競彼錙銖錙銖不利公帑稱
私家塵甑武散度臺八百歸心隋場剝利天命難
進藥陛下賁賄勿使財歲逞彼忿怒恣性任情法尚
操切政民公平大舜溫恭和以致祥秦之暴戾羣
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氣黨○高汝杖曰孔子云
事君欲諫不欲陳諫者正君之失陳者揚君之過覽
此政言雖切直近于陳矣昔曹操欲立擅廢至問賈
詡詡默然操問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爾操遂不易唐方慶爲相子在
眉州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盧陵陛下愛
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近因知隱隱然勝于顯顯
明詩彼彼君有其心而以銜濟之此顯諫之功大也